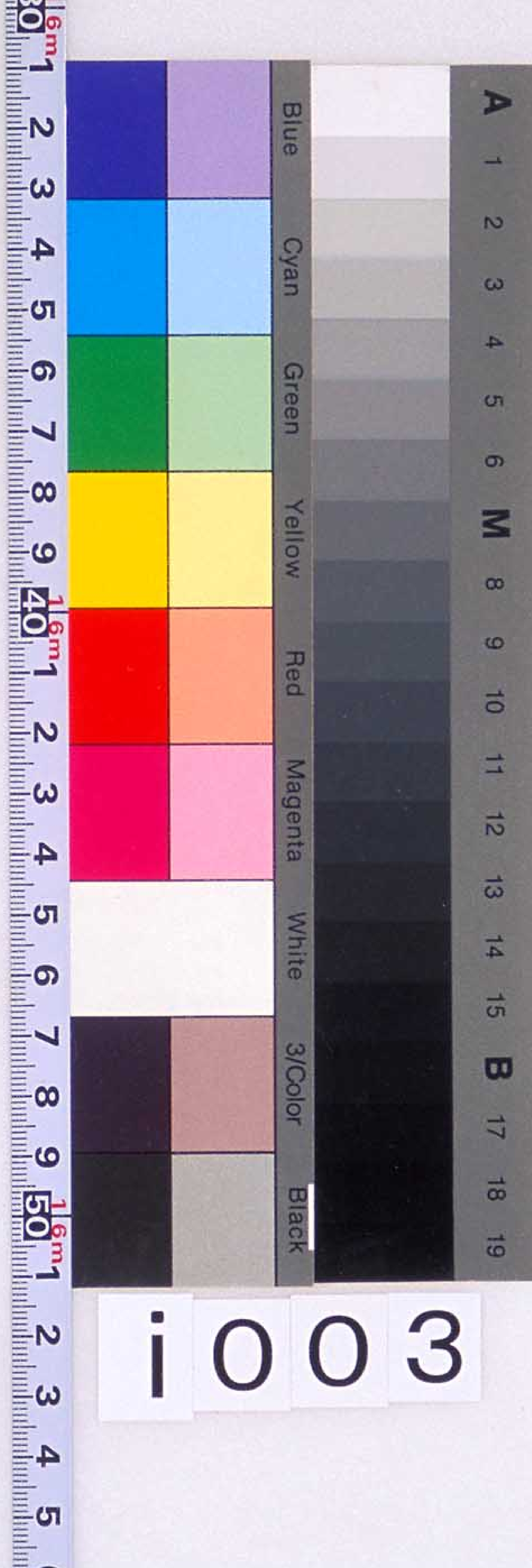
碧巖錄

卷九、十

五





藥山射麈中麈
大龍山花澗水
雲門古佛露柱
維摩不二法門
桐峰忽逢大虫
雲門厨庫三門
雲門藥病相治
玄沙三種病人
乃岩大悲千眼
智門般若体用

塩官犀牛扇子
世尊一日陞座
大光這野狐精
楞嚴吾不見時
長慶無二種語
趙州示三轉語
金剛罪業消滅
天平啇量両錯
國師十身調御
巴陵答吹毛劍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巻第九

垂示云擔旗奪鼓千聖莫遮坐斷諸訛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麈把髻投衙驀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山云看箭就身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着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向一死更不再活弄精魂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免再勘前箭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瞠眼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竇拈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擡一手搦直饒走三步也須喪

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麽處若見得
死同生藥山直得目瞪口呿一向似無孔鐵鎚堪作
何用

麈音主 瞪直耕切目直視也 呿袪遮丘伽二切張口皃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
與麈尋常易射唯有麈中麈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
麈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鋩以身護惜群鹿
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
機藥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豈不見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
三平撥開胷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彈弓弦三下三
平便禮拜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
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
箭為什麽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
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
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
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垛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
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
麈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餘依圜續要
暗藥山爭柰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藥山云侍者拖出
這死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柰
不脫灑粘腳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麽限藥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箭其僧

便倒且道是會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
道弄泥團漢這箇最難定所以僧問德山學人仗鏌鎁劍
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𡒊僧云師頭落也德
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
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
云𡒊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
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為識得破只管逼
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著
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
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
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

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面
亦自用他語頌云
麈中麈高著眼看擊頭戴角去也君看取何似生第
二頭走要射便射看作什麼下一箭中也須知藥山
好手走三步活鱍鱍地只得三步死了多時五步若
活作什麼跳百步忽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成群趁
虎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衲僧放他出頭
也只在草窠裏正眼從來付獵人爭奈藥山未肯承
當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
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雪竇
高聲云看箭此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

擧却你咽喉了也

麈中麈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麈中麈眼有麈中麈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插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麈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這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麈中麈角利如鋸虎見亦畏之而走麈爲鹿中王常引羣鹿趂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麈雪竇是時因上堂擧此語束爲一團話高聲道

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擧看

【八十二】擧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 話作兩橛分開也好

龍云山花開似錦 澗水湛如藍 無孔笛子撞着氊拍板渾崙擘不破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懵懂換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兎放鷹看孔着楔

乘十二分敎還有這箇時節麽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詮
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夜
迷巣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麽會盡是滅胡種
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
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
境倶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麽
籠罩天下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
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卻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
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
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
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

秦我之東魯他既恁麽行我卻不恁麽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麽行卻易見這箇卻不恁麽行卻難見
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呑物不知名買帽相頭答還不
會南北不分換卻髑髏江南江北月冷風高何似生
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
古巖寒檜不雨時更好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堪笑
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拄杖子來
成羣作隊恁麽來不將語默對向什麽處見大龍將
箇什麽對他好手把白玉鞭一至七拗折了也驪珠
盡擊碎留得後人看可惜許不擊碎放過一著又從

麼去增瑕類弄泥團作什麼轉見郎當過我彌天罪
有憲章識法者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三千條罪只
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墮無間業也未還
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語却云問既有答
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
答處傍贅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來問已前早納
敗缺了也他答處衲能恰好應機直道山花開似錦澗
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傍贅直
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此令風高更撞著古
巖架櫓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
着氈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
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
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嚴頌雪竇引用也香嚴僧
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
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鞭
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劒刃上事
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
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
碎必增瑕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

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爲不以本分事接人
又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八十三】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三千里
外沒交涉七花八裂自代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一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乾坤莫覩刀斫不入北山
下雨點滴不施半河南半河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
觀之灑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
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
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
多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

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
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
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
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
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
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
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
相交是第幾機一時聞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
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
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
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泥計較露

箇鋒鋩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機所

以頌出云

南山雲乾坤莫覩刀斫不入北山雨點滴不施半河

南半河北四七二三面相覩幾處覓不見帶累傍人

露柱掛燈籠新羅國裏曾上堂東湧西沒東行不見

西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大唐國裏未打鼓逞一刻

還我話頭來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苦中樂誰知

樂中苦兩重公案徒誰舉苦便苦樂便樂那裏有兩

頭三面來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試拂拭看阿

剌剌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劒刃上輥

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覩也莫錯會此只須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

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

電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堆七珍

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子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

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

卑只解生荊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

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

兩忘淨躶躶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麽或有箇

衲僧出來道箇前是佛殿三門後是寢堂方丈且道
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四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殺合聞一場合取口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
者道什麼直得分疎不下擔枷過狀把髻投衙於一
切法喚什麼作一切法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
瞞別人即得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用
入作什麼討什麼碗葛藤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問維
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道了也莫道金粟如來設使三世諸佛也開口
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一人中箭還似射人雪

竇云維摩道什麼咄萬箭攢心替他說道理復云勘
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
弓雖然為眾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雪竇還見得
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勘破嶮金毛獅子也摸
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
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為不二法門後
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
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法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雖去聖迹猶存未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
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若作
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
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
見維摩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
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
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
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
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

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此子
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
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
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 餘蹤跡作
咄這維摩老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得
不濟事好與三十棒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有
金剛王寶劍為他閑事長無明勞而無功臥疾毗耶
離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全身太枯槁病則且置為
什麼口似匾檐飯也喫不得喘也喘不得七佛祖師
來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群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驗掃猶有這箇在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請
問不二門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打云和闍黎也尋
不見當時便靠倒蒼天蒼天道什麼不靠倒死中得
活猶有氣息在金毛獅子無處討出還見麼蒼天蒼
天

雪竇道出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出作什麼以金剛王
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拈語云維
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
僧問雲巖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
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
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
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
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
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
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為衆
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但疾毗耶離維摩
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
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大枯槁因以
身疾廣為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
不可信也為苦為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
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

室且須掃方丈内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
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云
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
認定盤星雪竇撥到萬仞懸崖上却云靠倒 一手擡
一手搦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
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
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
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
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
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
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八十五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
生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庵主便作虎聲將
錯就錯却有牙不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
勢兩箇弄泥團漢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
主呵呵大笑猶較些子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僧
云這老賊也須識破敗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柰
老僧何劈耳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休
去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雪竇云是則是兩
箇惡賊只解掩耳偸鈴言猶在耳遭他雪竇點檢且

道當時作麼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峯看他兩人
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
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鱍鱍地
雪竇拈敎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
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没交涉如
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
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
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撥閑言語待
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
將去挿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

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
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
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
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
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菴這僧到彼中遂
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
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菴主呵呵大笑僧
云這老賊峯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
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
偸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偸鈴此
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鬪掃箒若論此事須是殺人

遭

不展眼底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
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
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言詮三昧莊
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
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
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
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柰老
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
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
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
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

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蹉過了也已是千里萬里思之千里悔不
愼當初着夫着夫好箇斑斑闍黎自領出去爭柰未
解用在爪牙未備只恐用處不明待爪牙備向你道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落落
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恁麼去猶較些子幾箇男兒
是丈夫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生同
死雪竇拈葛藤收虎尾兮捋虎鬚忽然突出如何收
收天下衲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拶若無衣
放你三十棒救你轉身些氣喝打云何不道這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柰

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不得這手脚他必須有
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
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
也解藏牙伏爪爭柰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
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
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於
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
下有[illegible]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
口後來溈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
如何溈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
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溈山云寂子甚有險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
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轉變自在要
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收虎尾捋
虎鬚也須是本分作家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
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涓滴開口
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時不見
暗昏昏看時瞎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
漆桶裏洗黑汁自代云廚庫三門老婆心切打葛藤
作什麼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較一半猶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着又不會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為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為你略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剎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遊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墮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列轉鼻孔瞎漢作

什麼爲君通一線何也一線十白並照放一線道即
得花謝樹無影扭裏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摸索
黑漆桶裏盛黑汁看時誰不見瞎云可總扶籬摸壁
兩瞎三瞎見不見兩頭俱坐斷瞎倒時牽牛入佛殿
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竇
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

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
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廚庫三門此是雲門又孤明處也
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呑萬像這箇便是眞常獨露然後

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廚庫三門處廚庫三門則且
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
黒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
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直可見雪竇
道見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
騎牛兮入佛殿入黒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
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鬧
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
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
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

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拈古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大地是藥苦瓠連根苦擺向一邊那箇是自己甜瓜徹蔕甜你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 澄之切 攻理也 音昔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且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既淘汰諸人業根洒洒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處摸索若摸得著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

治

若四顧躊躇管取摸索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有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無與你去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鵝長老一日訪雲門實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討較總使不着雪竇後有頌說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士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 誵譌撒沙撒土頂高處着 古今何太錯 言中有響一筆勾下 關門不造車 大小雪竇為衆竭力禍出私門理謝不掲一絲毫阿誰有閑工夫向鬼窟裏作活計 通途自寥廓 脚下便入草上馬見路信手拈來不妨奇特 錯錯 雙劍倚空飛一箭落雙鵰 鼻孔遼天亦穿却 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他雖截斷雪竇脚跟爲雪竇道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註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頭出頭沒關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爲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開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要躍子縫鑢教入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爲什麼也穿却要會麼自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
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
蹤滅跡且道誵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八十八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
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
要驚蛇山僧直得目瞪口呿倒退三千里患盲
者拈鎚豎拂他又不見端的瞎是則接
物利生未必不見在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
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未
說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

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接了也便打僧請益雲門也
要諸方共知着雲門云汝禮拜着風行草偃咄僧禮
拜起這僧折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挃僧退後門
云汝不是患盲端的瞎莫道這僧患盲好復喚近前
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澆觀音來也當時好與一喝
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這僧患聾好門乃云
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蒼天蒼天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
吧地莫道這僧患啞好僧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誵訛
麼碗

瞪 持陵切目直視也 呿 去伽切口皃 挃 陟栗切音室種空也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躶躶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

僧

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
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竪
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
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頭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
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玄沙云不
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
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為
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玄沙云是
藏云桂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
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
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
杖挃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
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
同是別他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他古人出來作千萬
種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要諸人各各明取一
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

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得這兩人不得箇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直饒作盲聾瘖瘂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瘂底漢子落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瘂 已在言前三竅俱明已做一段了也 杳絕機宜 向什麼處摸索還許你計較得麼有什麼交涉 天上天下 正理自由我也恁麼 堪笑堪悲 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半明半暗 離婁不辨正色 瞎漢巧匠不留蹤跡端的瞎 師曠豈識玄絲 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 爭如獨坐虛窓下 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計一時打破漆桶 葉落花開自有時 即今什麼時節切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朝至暮復云還會也無 重說偈言 無孔鐵鎚 自領出去可惜放過便打

離婁 莊子天地篇作離朱 玄絲 一作絃絲

盲聾瘖瘂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瘂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瘂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

擧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
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
色不能辨青黄赤白正是瞎離婁黄帝時人百歩外能
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黄帝游於赤水沈珠令離朱尋
之不見令喫詬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
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
直是離婁之眼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
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
六律隔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
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
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

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虚窓下
葉落花開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
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開葉落
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
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
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
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
云還說得麼

一作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
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
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

向箇裏透得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
參箇什麼人

【八十九】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
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闍黎問作
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
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
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拶巖云徧身是手眼有什麼交
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道只
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慇懃癩兒牽伴巖云
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也好與一拶吾云通身

是手眼跳不出換却你眼睛移却舌頭還得十
成也未喚爹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嘝不着席藥山出曹洞
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
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
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
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
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
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
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
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

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攔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躶躶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

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團䌺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肢八節未是衲僧極則處通身是頂門上有半邊猶在窠窟裏瞎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些子境界將謂奇特搏風鼓蕩四溟水些子塵埃將謂天下人不奈你何過是何埃𡏖忽生重為禪人下注脚斬却數那裏那箇毫釐未止別別吹散了也截君不見又恁麼去網珠垂範影重重大小大雪竇作這箇去就下借許依舊打葛藤棒頭手眼從何起咄賊過後

鵬或作崩

張弓激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喫棒
又打咄云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咄三喝四喝後
作麼生
搕 於蓋切塵也通作堨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
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徧身通
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
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須雲巖
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摶風鼓蕩四溟水大
鵬吞龍以翼摶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
竇道你若大鵬能摶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
手眼觀之只是此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氂風吹
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
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壒兮忽生那
箇毫氂兮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柰後
面依舊漏逗説箇諭子依前只在圈繢裏君不見網珠
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
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
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
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
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
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

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
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
諭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
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
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
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
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六相
俱該但爲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況
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
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
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

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
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麼更着箇咄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躶
躶赤灑灑頭鬆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十九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坐斷天下
人舌頭用體作什麼門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即且
止棒頭正眼事如何曲不藏直雪上加霜又一重僧
云如何是般若用倒退三千里要用作什麼門云兎
子懷胎嶮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向光影中作活
計不出智門窠窟若有箇出來且道是般若體是般
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兎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
人意却不在蚌兎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
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
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喩處答這僧話畧露些子鋒鋩
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
些路頭敎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
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
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
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兎子懷胎此意亦無
異兎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
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

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
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
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
但瞪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
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
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
根下無一星事淨躶躶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
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擬心即差動念即隔佛眼也覷不
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
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蚌含玄兎深深

意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曾
與禪家作戰爭千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麼打云闍
黎喫得多少

一片虚凝絶謂情雪竇一句便須得好自然見得古人
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虚明凝寂不消去天
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
謂情即是絶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得諭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
重山遥似路迷擧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
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
忘性即眞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

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須亦見一片虚
凝絶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
諸天雨花讃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讃歎復是何人天云
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讃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説般
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説一字汝云何讃
歎天云尊者無説我乃無聞無説無聞是眞般若又復
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説般若且不説體用若於此
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兎子懷胎古人意雖不
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意得雪竇道蚌含玄
兎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鬧浩
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

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竪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舉看

九十一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打葛藤不少何似這箇好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鐵鎚可惜許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頭三面也是說道理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何用將錯就錯

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撞着鼻孔。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嶮。猶守錯認放頭去。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草裏不勞拈出。弄影漢。雪竇拈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金鍮不辨也。是草裏漢。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僻地裏罵官人。辭辛道苦作什麼。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兼身在內也好與三十棒。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恁麼地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萬境撩然觀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延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竇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二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步輩得頭忘尾適來

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
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
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
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
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
云

犀牛扇子用多時 摐〔七恭切撞也〕 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具足爲
甚不知阿誰不曾用 問着元來總不知 知則知會則
不會莫瞞人好也怪別人不得 無限清風與頭角 在
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角
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 盡同雲雨去難追 蒼天蒼天

也。是失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
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因什麼問
着總不知。還道得麼。請禪客各下一轉語。鹽官猶在
三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
半箇咄也好。推倒禪床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賊
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雪竇喝云
拋鉤釣鯤鯨。釣得箇蝦蟆。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賊
過後張弓。佛果自徵此語云。又直問你諸人。這僧道
大衆參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
會時。雪竇又道。拋鉤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
且道。誵訛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為什麼問着總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攙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爭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為什麼道拋鈎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掇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兎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為一句攝大千沙界為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卆二 舉世尊一日陞座 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 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一子親得 世尊便下座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拔

提河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劍當時衆中若有箇衲僧氣息
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藉世尊良久間
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
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他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
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
底事末喜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
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
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若知莫錯認釋迦老子好還他臨濟德山
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
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然能有幾人到這裏會
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闍
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二
第三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
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
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
若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

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覰得
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
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
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
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
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
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
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
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
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
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重光這漆
桶不妨疑着不問不知大光作舞莫賺殺人依舊從
前恁麼來僧禮拜又恁麼去也是則是只恐錯會光
云見箇什麼便禮拜也好一撥須辨過始得僧作舞
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光影漢光云這野狐精此
恩難報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落處麼
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
轉他鼻孔來瞞又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
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
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

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
只管作舞遮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
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
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
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 百發百中向什麼處迴避誰云黃
葉是黃金 且作止啼 贏得小兒也無用處曹溪波浪
如相似 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樣畫貓兒放行一路
無限平人被陸沉 過着活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摸索
不着帶累闍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 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是
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 誰云黃葉是黃金 潙山示衆云
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語汝等無始劫來背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
如將黃葉止小兒啼 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
設方便爲汝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
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插翼曹溪
波浪如相似 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
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 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躶

騍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且置
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四十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
息用見作什麼釋迦老子漏逗不少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喚有甚閑工夫不可發山僧作兩頭
三面去也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鐵
橛相似喚自然非物按牛頭喫草更說什麼口頭聲
色云何非汝設你說我總沒交涉打云還見釋迦老
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腳跟下自家看取還
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
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
非汝宣實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
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
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
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
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
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即
是見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
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

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須亦不須物亦不須見與不見直只須見佛也

全象全牛瞖不殊 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什麼

從來作者共名模 一刀兩段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猶自[illegible]在

如今要見黃頭老 咄這老胡瞎漢在你脚跟下

剎剎塵塵在半途 脚跟下蹉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夢見麼

全象全牛瞖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抛本逐末墮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

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
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
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
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自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
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硎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
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瞖更不殊從
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
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
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
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
要見剎剎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
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
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
子尚自不知數山僧作麼生說得 瞖 壹計切目疾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着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
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躶躶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
事未免守株待兎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五十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焦穀不生芽不
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謗釋迦老子了不道如來無
語猶自顢頇早是七穿八穴只是無二種語周由者
也說什麼第三第四種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
一拶道什麼慶云聾人爭得聞望空啓告七花八裂

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争喃得明眼人裂轉鼻
孔何止第二頭慶云作麽生是如來語錯却較些子
保福云喫茶去領後云還會麽蹉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云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
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
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
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
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
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太意要
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
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

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
裏諸人作麽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
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
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麽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
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
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麽生是如來
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太小長慶失
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麽見得方
見這兩箇漢敗缺了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
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
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躶躶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平眼觀之俱無得失辨箇得失處勿箇親踈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

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兒第一第二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榜樣隨邪逐惡作什麼臥龍不鑒止水同道方知無處有月波澄四海孤舟獨自行徒勞卜度討什麼椀有處無風浪起擲殺人還覺寒毛卓竪麼打云來也稜禪客稜禪客勾賊破家鬧市裏莫出頭失錢遭罪三月禹門遭點額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只得飲氣吞聲

頭兒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着在雪竇云臥龍不鑒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

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
龍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
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
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
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
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
底龍却被保福驀頭一點

九十六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 道什麼 三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忒
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要垂手接人畧借此語通箇消
息要為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
嫌他末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
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
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
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
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 浸爛鼻孔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地 干他
什麼事見兔放鷹 立雪如未休 一人傳虚萬人傳實
將錯就錯阿誰曾見你來 何人不雕偽 入寺看額二
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闍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也且道為什
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亘於霄漢又一夜

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覧羣書每嘆曰孔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參和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涙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潜取利刀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

臂當爲何事二祖曰其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将心來與汝安祖曰覔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爲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頼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立雪若未休足兼諂詐之人皆效之一時只成雕僞則是諂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爲什麼却引這因縁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躶躶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
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又杜順和尚
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
又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歩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
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足】蹶樹反
金佛不渡鑪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人來訪
紫胡又恁麽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中數箇字不識
字底貓兒也無話會處天下衲僧摸索不得只恐喪
身失命清風何處無又恁麽去也頭上漫漫脚下漫
漫又云來也

【虎】戸嘏切明皃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須了也爲什麽却
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韛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
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
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
回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爲什麽却咬趙州不得紫胡
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
胷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
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
人處處清風凛凛若也不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柰何
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 燒却了也唯我能知常思破竈墮東行

西行有何不可瞎兒牽伴杖子忽擊着在山僧手裏
山僧不用又向誰手裏無方知辜負我似袮相似模
索不着有什麼用處蒼天蒼天三十年後始得寧
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
作麼生得不辜負去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須了雪竇因此木
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嵩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
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
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塼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
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
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
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
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
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塼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
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
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侍僧舉似
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悟後則詮是
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
蘊與塼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
子忽擊着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爲什麼却引破竈墮
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説他意只是絶得失情塵意想
淨躶躶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擧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
天地陡變四方絶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湫倒嶽甕
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
麼試擧看

九七 擧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放一線道又且何妨是人
先世罪業聱訛馬載應墮惡道作麼生也以今世人
輕賤故酬本及末只得忍受先世罪業向什麼處摸
索種穀不生一旦齒則爲消滅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湯

消氷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
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
明太子科此一分爲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説此經靈驗
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爲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
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
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
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
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
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麽作此經
莫是黄卷赤軸底是麽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諭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
擬海則海竭就諭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
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
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逈絶知見淨躶
躶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三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
説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
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
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

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
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
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麽有疎親勸君休歷座
爭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絶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
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説了也圭峯科四句偈
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
句偈義全同諸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
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

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
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棒到
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
都不知是箇什麽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
黄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
唯是轉處學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
放光麽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
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
竹盡是真如鬱鬱黄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真
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麽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

教

去逢境遇緣爲生爲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一雷霹
出眼須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漢下徹黄泉道什麽四邊請說入
　面玲瓏有功若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
　作麽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猶較些子全無伎
倆展轉波交涉向什麽處摸索打破漆桶相見伎
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恁麽道被何失途勘破了也
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觀不見咄
識我也無咄勘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條痕
　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

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
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處法眼云諸佛地者名持此
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
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
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
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
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
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廚前抛撒米
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
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彼自
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
行波旬宮殿爲之振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
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蹤跡傍處雪竇更自
點胸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
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
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
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
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眨
上眉毛試請露鋒鋩看
九十八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
擧話人也無漏逗不少這漢是則是爭奈靈龜曳尾

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鉤鎖搭索了也平擧頭着兩重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鑪韝裏煅過始得劈腹剜心三要即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平行三兩步已是半前落後這漢泥裏洗土塊西院又云錯劈腹剜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博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索不着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後箭深平云從漪錯錯認馬鞍橋喚作聽下頷似恁麼衲僧打殺千箇萬箇有什麼罪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拔却你鼻孔在別人手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

院壽常春漯碨似鐵當時何不趯翻去平當時便行也似衲僧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眾云賊過後思舊債也須是點過我當初行腳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爭柰這兩錯何千錯萬錯爭柰沒交涉轉見郎當愁殺人

漪 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沼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

明把院手指一指院云侍者收取 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剌剌

和尚方便接他實壽亦打趁出這僧直道寶壽亦趁這
僧唯當道他該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
承嗣寶壽息明一白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
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
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息明以衣袖
拂一拂院云侍者收取明云阿剌剌太平 僧參罷山主
來為他到諸方參得些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
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遂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
也無好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
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
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
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
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太平 正如此被
西院呵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慞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攙
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
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太平 舉頭已是落一落二了也西院云錯
他却不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
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罷邊邊地太平 前西
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太平 云從漪錯直

喜没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自在這裏夏時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錯出便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没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生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

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檐禪走天下被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桶一状領過愛輕薄也有些子呵佛罵祖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逗圓孔闍黎與他同參堪悲堪笑天平老天下衲僧跳不出不怕旁人攢眉也得人鈍悶却謂當初悔行脚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筆勾下錯錯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西院清風頓銷鑠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參須會得許你天下橫

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一狀領過猶較些子雪
竇錯何似天平錯 西院又出世於後頭結案擬設交涉
且道畢竟如何對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
不得尋常自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鑪裏
纔煅一煅一點使不着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
琉璃瓶裏搗餻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著便
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
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甚悲甚笑天平者
初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
會一肚皮禪更使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
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
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便
劍動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仗
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鑠雪
竇舉此話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兩錯何似
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
作略鍼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
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九十九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 作家君王天

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腳下無憂履國師
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山把手共行猶有這
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付
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
法身雖然葛藤却有出身處師後郎當煞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
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
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
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
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
盧頂顊上行始得他却不薦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

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
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
敵和見道善爲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
隅豈能回互看他黃檗諸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
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爲裴相國葛藤忒
煞些子不是善爲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盡
爲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
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眞佛亦非說
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虚凝靈明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
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
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

座忽然失笑孚乃曰願講罷請禪者問云某素狹
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之處
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
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孚云如此解說何處
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
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
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爲我說典座
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
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孚一依所言從初
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

阿誰孚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
半爲什麽醉酒臥街孚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
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
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
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
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
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
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
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麽時法身在什
麽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亦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為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南陽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憐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濟什麼事。曾踏毗盧頂上行。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鐵鎚擊碎黃金骨。暢快平生。已在言前。天地之間更何物。茫茫四海

少知音。全身擔荷。徹涉撒土。三千剎海夜沉沉。高着眼。把定封疆。伱待入鬼窟裏。法那。不知誰入蒼龍窟。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咄。諸人鼻孔。被雪竇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强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眞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强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按。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蹋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須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忒煞讚歎。作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裸裸。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一似三千剎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剎。一剎有一海。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腳縮腳。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沉沉　一作澄澄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為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

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爲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斬巴陵云珊瑚枝枝撐着月 光呑萬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人亦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箇作略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着月是同是別前來道

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仙體纈蜀機鳳雛動蹩躠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藏難掘頑面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鞸何參差郎不知驪龍失珠只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 細若蚊蝱大丈夫漢須是恁麼大巧若拙不動聲色藏身露影或指或掌看來這箇不是倚

天照雪。斬覷着則瞎。天治兮磨礱不下。更用煅煉作
什麼。干將莫能求。良工兮拂拭未休。别人莫能行。直饒
干將出來也。倒退三千。别别。也有什麼别處。讚歎有
分。珊瑚枝枝撐着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
麼處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後郎當愁殺人。撐 撐音瞠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强凌弱。即
飛劍取强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寶劍。袖掛金鎚。以斷
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爲他語
試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爲佗不當面揮來。却去僻
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特或舉掌。倚天照雪會
得則如倚天長劍。凛凛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
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説到這裏。竪掌云。還
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雲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
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
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
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命干將
鑄爲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進雌
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
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
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邪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
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

父何在毋乃述前事又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爲父報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當賞之眉間赤遂逃入山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耶曰然客曰吾甑山人也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須耶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川本無此楚王一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太冷兮磨礱不下但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樘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詒 音待 欺也）（剿 倪綿切 嬲也）

萬斛盈舟信手拏　却因一粒甕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嵎中張氏書隱刻梓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圜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復為學徒和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甞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踳駮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然尋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沐弁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圜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竇頌古百則圜悟重下注脚留示叢林永垂宗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其実悟毀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鉗鎚一無瑕類茲欲与大慧長老益篤同圜悟心要無衍揭杲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快哉一覩開彼群愚相与圓成不無利益寔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道是口頭昧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無遺渠手下一炎焰

[illegible]得弓冶裘箕昊郎去也孫種草隨人去勝路
後縛誰下得鈎龍鈎有箇具眼目底來不看作
轆轤擲此事豈知幾喩他時自會登應家門
戶透長安前者呼後者應種ゝ因緣歸大數者
之麼今之興賢莫作山僧口說終是老婆心切不
識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家風雖無南
去鴈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續
無盡燈遊跋

今月　日跋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
書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
奧豈小補哉老妙喜深患學
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
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看可
乎今嵎中張居士重爲敎行

果何謂哉覽者宜自擇焉矣
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
法孫比丘淨日拜手謹書







圜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
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
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
之心源況妙智虛凝神機默
運晶旭輝光而玄扃洞照圓
蟠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所

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
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纔勘而
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欵自降
曰我碧巖集中記来實非
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専
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

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
心則一豈有二哉嵎中張明遠
偶獲冩本後冊又獲雪堂刊
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
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
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

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
佛會日徑山住持比丘希陵拜
書以爲後序





儒門子貢趣有功於東家聖人藉令白馬見
影而奔皆如瞶若乎後之穎子吾聖師遊乎何
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衆海集世尊拈花宗
旨諸人罔措獨迦葉尊者微爲之破顔與吾教
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頓徹懸悟當時曾
參不直下剖擊忠恕之祕鑰豈惟門人之惑滋
甚千載之下可謂一貫之迷雲乎異時成都
佛果圜悟老禪爲夾山丈室拈提雪竇頌古百
則其大弟子杲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韓負從
上諸祖取老和尚舌頭二截併付烈焰煙而滅

之拈擡堆自以巨壑太虛投寘毫滴如古德徒
山賣弄油糍婆前此跡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
火燒不盡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如繡歷
過去劫死灰從然不知何許多葛藤一一從
嵎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服露直得
般若無說諸天雨花百七八十年衲僧舊地擴
穿鼻孔從前不曾嗅底寶熏一豆水湧雲蒸於
八万四千毛孔悉皆悉徧可謂甚深希有難值
難遇之事也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寶経
果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燼而日月光景

故變如是鄒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予謂
悟門人人人而果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果
上座見月忘指遂乃追尤古佛毒燎宜天倒却
刹竿不放一綫彼未嘗識月者誰將秉一指而
示之或者又謂果上座火此書鹽之祛鬼者深
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謂當果上座灼然
裹炬時煉得[illegible]通紅何緣竅室通風老勤巴
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遂撒明月空山
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蜀錦
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

訶護聖人今料之是此書合出世巨緣時節清涼
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為人演說之功應
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刻鏤展轉流布居士二
子之心疾根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
度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校之禍福亦以情識
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冥驗記沛
國周氏三子並瘖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内省
宿愆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伺其母出各以
一蒺藜吞之斯須共斃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
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

然則居士二子之痴風聾心得無亦有可悔
之事乎悉談般若者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
應隨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
滅居士能於此有省縱无始劫来所造諸業當
應時消滅即君二子之心疾當如周氏三子之
應時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面
函文字覆藏若從果上座之說萬年一念
叟昌作麼向上禅林無限尊宿有兩句最
端的曰往你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後
有謗如來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汝說果上

座底是我只說勤老師底是害如是即怨燎
却面門四百四病一時發矣將如居士二子心
病何也古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學佛
知恩臨老懺悔自你家爐鞴跳出丈六金身
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揚眉竪拂否若還一句
薦得尚道佛祖有讐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兒
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年延祐丁巳中
元日海粟老人馮子振題

